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聖祖皇帝御製新修御製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宋紀一百七十二

起柔兆敦牂七月盡屠維
仲夏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淳祐六年

蒙古定宗元年

秋七月壬戌泉州饑州民謝應瑞自

出私鈔四十餘萬糴米以賑鄉井全活甚眾詔補進義

校尉 蒙古自太宗殂後諸王近屬自相攻戰國內大

亂是月太宗六皇后會諸王百官奉皇子庫裕克卽位

于昂吉蘇默托里

舊作汪吉爾
滅禿里今改

之地朝政猶出于后庫

裕克太宗長子也時諸王不服將謀不軌會雷雨大伦行營水涘尺遂各散去 蒙古命中書令楊惟中宣慰

平陽時斷事官色珍

舊伦斜微今改

橫恣不法惟中按誅之

蒙古諸勲貴分封山東者以東平行臺嚴忠濟總一方之政頗不自便及蒙古主新立皆聚闕下復欲剖分東平地時眾心危疑將俛首以聽左右司郎中王玉汝力排羣言事得已 八月庚寅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暫

兼權禮部右侍郎趙汝騰言北司專權帝曰近頗戢之汝騰又言不當調護言官帝曰近日少有調護者 已西以太府少卿劉克莊爲祕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修

官實錄院檢討官 辛亥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兼
諸王宮教授蔡抗奏對言正心事帝曰紀綱萬化實出
於心抗又言內降斜封之弊帝曰已許大臣執奏矣抗
又言宗社大計帝曰祖宗朝亦是晚年方定抗言祖宗
時定名號雖在晚年而定計乃在一二十年之前此事
最忌因循帝然之 蒙古耶律鑄嗣其父楚材領中書
省事上言宜疎禁網因采前代德政合於時宜者八十
一章以進 蒙古以溫都爾行省事於燕京與劉敬同
政 九月丙辰朔祕書省正字林希逸請信任給諫帝
曰臺諫給舍之言朕無不行希逸又請早決大計以慰

人望帝納之 丁巳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夔路策應大
使兼江陵府孟珙卒初珙招中原精銳萬五千餘人分
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皆百戰之士號鎮北軍駐襄
陽及王旻李虎軍亂鎮北亦潰珙乃重購以招之降者
不絕蒙古行省范用吉亦密通降款以所受告命爲質
珙白於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
克伸矣遂發病是月朔大星隕於境內聲如雷卒之日
大風發屋折木珙隨父宗政立戰功忠君體國善撫士
卒軍中參佐部曲議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眾
志皆慚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遠

聲色薄滋味蕭然若事外追封吉國公諡忠襄 戊辰
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使
仍暫兼權沿江制置副使湖廣總領尋兼京湖屯田使
冬十月庚寅詔以嗣榮王與芮子孟啟爲貴州刺史
入內學 蒙古主命察罕拓江淮地 十一月庚申詔
昨令三學各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而諸生合辭控免
秉義甚高其令在籍諸生並赴來年省試一次臨安府
學長諭亦如之以稱搜羅之意 丁丑以雪寒出封樁
庫楮洛賑臨安府細民 辛巳以前四川制置陳隆之
抗敵死難特贈徽猷閣待制於合得延賞外更官其二

子 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不可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夫百萬生靈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于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今日國用過飽

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
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
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孰若捐金助國以紓目前宜諭
二三大臣撫臣僚諭奏付之施行定經制塞兼并陛下
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勞之多而廢良
策則天下幸甚 十二月癸巳詔侍從臺諫各舉堪閫
寄及餉事者述其才器勞績以聞 史嵩之服除有進
用之意乙未詔史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殿中侍
御史章炎正言李昉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嵩之無父
無君醜聲穢行律以無將之法罪有餘誅請寢宮祠削

官遠竄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曰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鄭莊不聞以其嘗爲王卿士而薄其罰今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臣等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請斷以此義亟賜裁處丙申諸司糧料院章鑑進對言抗諫事帝曰朕於臣僚論事未嘗不見施行鑑又言儲才帝曰人才須是養之於平時臨事方得其用先是金將武仙敗死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間據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眾至數萬剽掠數千里蒙古主命諸道兵討之不克楊惟中仗節

開諭降其渠帥餘黨悉平

蒙古東平萬戶嚴忠濟襲

爵數年怠於政事任用姦佞經歷李昶曰比年來裘馬相尚飲食無度庫藏空虛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故常恐或生變惟閣下接納正士黜遠小人去浮華敦朴素損騎從省宴游雖不能救已然之失尚可以彌未然之禍時蒙古裁抑諸侯法制寢密忠濟縱侈自若昶以親老求解職不許旋以父憂去官 蒙古萬戶史權等侵京湖江淮之境攻虎頭關寨進至黃州

淳祐七年

蒙古定宗二年

春正月乙卯朔詔皇姪孟啟特授宣

州觀察使建資善堂于內小學置直講贊讀二員以年

稚權就王邸習訓 詔曰間者任用非人不能秉禮懷
義以輔朕顧乃陷於匪彝敗俗傷教朋淫肆欺羣議空
涌由朕不德朕甚愧焉天誘之衷豁然大悟亦既黜去
其黨類史嵩之已俾致仕以示朕決不復用之意搢紳
士大夫交泰迭諫惻惻款款以陳于前忠愛備至朕思
所以爲自強之計百爾執事亦宜相戒以實克去已私
丁卯詔戒敕州軍縣鎮不許因誕節賜宴多殺物命
一遵景祐三年詔書仍刻石所在放生池 戊寅詔准
浙發運司輸米二萬石濟建寧邵武諸郡被水之民
李昉英疏劾臨安尹趙與憲語侵執政章炎亦劾執政

帝怒昂英弁及炎鄭宋覘知帝意乘間劾炎昂英又嗾
同列再疏以劾炎屬黃師雍毅然不從獨疏論葉聞闖
乃與憲之腹心也未幾炎昂英皆罷去宋於是薦周坦
葉大有八臺 二月庚寅都省言淮安縣主簿周子鎔
遭李全之變陷北十有六年數以敵謀密聞邊閫拔身
來歸詔特改朝奉郎與陞擢差遣 丙申詔四川沿邊
州縣官任滿日轉循官資有差從制臣請也 己亥以
貴妃賈氏薨輟視朝二日 乙巳翰林學士李韶屢疏
請老授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 丁未令封椿
下庫支會子十二萬貫付淮西安撫司造船 壬子詔

改潛邸爲龍朝宮 出封樁庫十八界會于五萬貫付
臨安府津遣三邊請舉士入歸里以不允所乞省試故
有是命 侍御史周坦劾禮部侍郎程公許出知建寧
府鄭清之因公許繳其子士昌之命恚甚數於經筵言
其短坦妻與清之妻善承其指入臺卽首劾公許鄭杲
又劾之公許落職 先是江萬里勾祠省母不許萬里
使其弟奉母歸南康旋聞母病不俟報馳歸至祁門聞
訃忌萬里者相與騰謗謂萬里母死祕不發喪反挾妾
媵自隨周坦劾之萬里坐廢 蒙古呼必賚受邢州分
地邢當要衝徵求百出民弗堪命僧子聰薦張文謙可

用遂召見命掌王府書記言于呼必賚曰今民生困敝
莫那爲甚盍擇人往治之於是乃選烏托劉肅李簡三
人至那協心爲治戶增十倍由是呼必賚益重儒士實
自文謙發之 蒙古以孟克薩爾舊作忙哥撒爾今改爲斷事官
孟克薩爾嘗從諸王莽賚扣征奇徹身先諸將及以所
俘寶玉頒諸將則退然一無所取莽賚扣甚重之至是
爲斷事官剛明能舉其職 三月甲子知大宗正丞兼
權金部郎官姚希得言李韶老成有德望宜畱奉內祠
侍經幄戊辰詔李韶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 是春蒙古張柔攻泗州旋還屯杞帳下吏瓜勒

佳顯祖

瓜勒佳舊作夾谷今改

得罪亡走上變誣柔蒙古主命執

柔以北大臣多以閹門係柔者卒辨其誣顯祖伏誅

夏四月辛卯以旱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庚子以

刑部尚書王伯大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翰

林學士知制誥吳潛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丑以鄭清之爲太傅右丞相樞密院使越國公游

侶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或請更化改

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

非古不因易相而爲之乃止以趙葵爲樞密使兼參

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兼知建康府陳韓知

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用鄭清之薦也
庚戌以禱雨未應謁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贓罰錢
王子廣西漕臣劾貴州守臣陳鑑迫脅考試私取士人
壞科舉法詔再鑄一秩勒致仕 五月甲寅詔武功郎
揚州寧淮軍統制張忠戌守浮山手搏敵帥俱死于水
特贈武略大夫要官其一子 乙卯以禱雨未應詔諸
路錄囚 己未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 己巳詔賜兩
淮京蜀曾經戰爭之地田稅三年其宿逋悉除之 王
申吳潛兼權參知政事 六月癸巳賜進士張淵微以
下五百二十七人及第出身淵微等以闕雨請免瓊林

賜宴 丙申詔求直言弭旱

攷異宋史本紀倫五月乙亥今從宋史全文 徐

霖應詔言諫議大夫鄭宋不易則不雨臨安尹趙與憲

不易則不雨不報遂引去

攷異徐霖之去因陳言不報而癸辛雜識以爲由於爭徐

元杰之獄蓋傳聞之異詞也今從宋史本傳

帝遣著佖郎姚希得畱之不還

御筆改合八官迺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爲身死而不

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生平失其本心何以

暴其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卽有敗則自陷於

垢汙矣 時鄭宋趙與憲及周坦葉大有監察御史陳

垓相合爲一唯黃師雍孤立宋惡之尤甚思所以去師

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應詔陳言者多指宋坦爲致

災之由牟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僞撰匿名書
誣子才鉞等師雍詣御榻前力辨謂匿名書條令所禁
非公論也不知何爲至前因發其僞撰之迹適鉞疏譽
師雍宋迺以鉞附師雍上聞帝不聽擢師雍左司諫
甲辰出豐儲倉米三十萬石以平糴價 己酉詔旱勢
日甚兩淮襄蜀及江閩內郡間因兵寇遺骸暴露感傷
和氣令所屬州縣收瘞之 詔京湖北路副總管王英
歸順進秩二等 秋七月蒙古主西巡太原萬戶郝和
尚朝於行宮賜鉞萬錠辭曰賞賚過厚臣不應獨受臣
積微勞皆將校協力也遂奏將校劉天祿等皆賜之金

銀符

張異宋史郝和尚巴圖傳以朝定宗為甲辰年事然甲辰年定宗未即位也傳以遣還治太原為戊

申事則入朝當

在戊申前一年

丙辰詔荆鄂都統司聽荆湖制帥司

節制池州建康鎮江府都統司竝聽沿江制司節制許

浦都統司改聽興國蘄黃安慶四郡節制從督視趙葵

之請也 庚申安慶守臣歐陽頤以改差輒之任詔削

官二等令憲臣謝獻子領郡 詔辭免除授實為繁文

除侍從臺諫給舍兩省左右史以上許辭免餘官不許

乙丑吳潛罷知福州以周坦劾之也 丁卯以別之

傑為參知政事諫議大夫鄭宋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

樞密院事 癸酉詔賞浙東西福建路監司州郡所申

官士之家濟糶者凡九人補轉官資有差 鄭宗之入
政府也不爲公論所予太常博士牟子才疏言陛下欲
畱徐霖霖所論劾者趙與憲鄭宗也二人之中宗尤無
恥請先罷之八月甲申鄭宗罷子才又論鄭清之不當
引史嵩之黨別之傑其政復爲書抵清之以孔允張禹
切責之清之愧謝 丙戌詔戶部嚴革諸路州縣增收
多量苗米之弊 辛卯詔石鈞陳大任王方烈各鐫一
秩以其誣平民爲重碎謝思久張懋各進一秩旌其平
反之功從湖北憲臣之請也 己亥以秋風已勁邊備
當嚴浙右四郡密邇行都魏村福山柴墟一帶宜預爲

之備詔守臣條具措置 辛丑詔前通判彭州宇文景
訥罵賊而死贈官二等仍與一子下州文學 壬寅詔
監司守臣宜亟講荒政以賑乏絕稅租有合蠲減者核
實以聞 甲辰高定子薨輟朝一日贈少保 是月蒙
古主命蒙古人戶每百人以一人充巴圖魯 九月丙
辰詔命官該赦陳乞改正不拘期限今後赦條刪去阻
一年內四字從左司陳元鳳之請也 丁巳詔改尚書
省提領鹽事所爲提領茶鹽所 黃師雍與鄭清之故
同舍會師雍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也清之不樂
周坦知之喜曰吾得所以去師雍矣遣其妻日造清之

妻譖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帝欲用師雍爲
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畱乃遷師雍爲起居舍
人師雍句去清之猶冀其稍貶師雍曰吾欲爲全人終
不屈 蒙古以高麗歲貢不入伐之自後八年凡四易
將拔其城十有四 冬十月辛巳太白晝見 詔京湖
副都統李得討廣東峒寇有功進官一等 癸未朝獻
景靈宮 以嚴州旱詔豐儲倉給米萬石賑糶 丙戌
京湖安撫司調兵平辰沅蠻徭有功總轄張謙統制高
天祐等賞賜有差 己酉陳垓言格法日壞天下視聽
益不美因條陳添差攝局須入奏辟改任薦舉俗補曠

職匿過十獎請風示中外從之 甲寅以鎮江府旱詔

兩浙轉運司檢覈調租七萬四千石有奇 蒙古括人

戶下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葉城令董文炳俊之子也

使民聚口而居少爲戶數眾以爲不可文炳曰爲民獲

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爲者文炳曰後當德我由是

賦斂大減民得富完 十二月壬午以趙與憲爲端明

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 庚寅以近畿旱詔正歲天基

節大宴權免其州郡賜宴務從省約母得科擾以副朕

敬天愛民之意 辛卯李鳴復薨輟視朝一日 壬辰

詔太學生陳九萬在北十一年脫身來歸條陳敵中事

宜有益備禦特補迪功郎 周坦劾黃師雍罷之 蒙
古呼必資聞真定路經歷官張德輝之賢召至藩邸問
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德輝對曰聖人與天地相
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卽在是矣又問
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
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
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
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呼必資然之因問德
輝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
輝指銀槃喻曰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

而成之畀後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爲寶
用否則不惟缺壞亦恐有竊而去之者矣呼必資良久
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問農家佗苦何衣食之不贍
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者也男耕女織終
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麓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
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又訪
中國人才德輝舉魏礪元裕李治等二十餘人德輝交
城人也

淳祐八年

蒙古定宗三年

春正月丙子太常寺言檢照中興禮

書四孟朝獻景靈宮分三日行禮自淳熙十五年後分

倫兩日近年諸后殿多命宰執分詣如遇車駕次日親臨每位三上香一跪奠俛伏興再拜得禮之宜從之
蒙古萬戶郝和尚奉詔還治太原請凡遠道租稅鹽課過當者悉蠲除之 二月辛丑荆湖帥臣陳韓言國家以火德王于火德之祀合加欽崇炎帝陵在衡州茶陵縣廟久弗治請相度興修以稱崇奉之意從之 丙午周坦請申明十七十八界會子竝永行用以堅民信左司趙汝暨請更造十九界太常博士黃洪請不用會子停賣鹽鈔狂言惑眾宜正妄誕之罪詔各罷所居官
丁未監察御史陳垓請宣諭輔臣申飭吏部未歷郡者

不許爲郎已爲郎者更迭補外未歷縣者必令須入已
任縣者須及任滿闕次必依先後毋或改差庶抑僥倖
以重名器從之 蒙古釋奠孔子廟致胙於呼必賚呼
必賚問張德輝曰孔子廟會之禮何如對曰孔子爲萬
世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
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
如耳呼必賚曰今而後此禮勿廢呼必賚又問典兵與
宰民者爲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
若宰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
爲害尤甚呼必賚曰然則柰何對曰莫若更遣族人之

賢如昆布哈

舊佗口溫不花今改

者使掌兵權勲舊如呼圖呼

舊佗

忽都虎今改

者使主民政若此則天下均受賜矣

三月甲

寅督視趙葵上將士泗州解圍之功詔奇功特與補轉
四官其餘補轉有差其淮西招撫司應援立功將士併
與比類推賞泗州之圍也前鋒軍統制田智淵父子戰
死於潮河埧甲戌詔贈智淵父子官恤其家尋立廟泗
州賜額以旌忠節 乙亥陳垓言民命與國脈相維獄
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尙何以保吾國
之命脈因極言檢覈決獄疏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
覆重勘追證十弊從之 蒙古主殂於杭錫雅爾

舊佗橫相

乙未改之地年四十三葬起輦谷廟號定宗自太宗皇后
稱制以來法度不一內外離心至是國內大旱河內盡
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
又遣使于諸郡徵求貨財或于西蕃回鶻索取珠璣或
于東海搜取鷹鵠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
立庫春子實勒們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夏四月癸
未詔督視趙葵累奏結局朕問勞念功深有勒歸之意
但北兵雖邊邊備當嚴更宜勉畱以副隆委 辛卯權
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徐鹿卿言生員李寧先飲酒爭
競見害市人辱學校玷士類由臣誨飭無狀請行罷斥

詔覽卿所陳痛自引咎此固師儒之責但學校規矩久弛今當中嚴宜自安置帝眷鹿卿甚厚而忌者寢多有撰僞疏託鹿卿以傳播歷詆宰相及百執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帝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臨安府杞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鹿卿累疏告老旋致仕甲午以太常寺奏請景靈宮行事曰請覈定后殿響禮拜跪之數詔朕祇承宗廟何敢憚勞可一依舊式乙未朝獻景靈宮丙申亦如之庚子詔臨安守臣趙興憲充明堂大禮提點事務蒙古張德輝將歸真定爲呼必資陳先務七事曰敦孝友擇人才察下情貴

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財用呼必資稱其字輝甫而不名賜坐贈資優渥 五月庚戌以闕雨詔錄行在繫囚王戌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李桂高進對言淮蜀之險帝曰及此閒暇之時當佗規模備禦 督視樞密使趙葵奏乞結局詔候來春入奏癸亥詔趙葵視師于外今已期年忠力具宣威聲綽著旣成卻敵之效復宏預備之規冒爲朕畱尤見體國可無恩典少示褒崇特進三秩依前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畱守仍加恩 乙丑詔陳璘出鎮南服備殫忠勤軍民安平蠻徭綏輯特進一秩

依前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節度廣西余玠除兵部尙書依舊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仍兼四川總領夔路轉運使賈似道除刑部尙書依舊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使仍兼湖北總領邱岳除兵部侍郎依舊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兼淮西制置使呂文德除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依前保康軍承宣使右領衛上將軍樞密院副都承旨兼知濠州 辛未詔西湖北山護國寺後龍洞泉源澄澹靈異感格可賜護國龍祠爲額永充祈禱 秋七月辛亥以王伯大爲參知政事應繇同知樞密院事給事中謝

方叔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吏部尙書史宅之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趙與憲資政殿學士與執政恩例提領戶部財用仍知臨安府 丁卯賜洪咨夔諡忠文 癸酉王伯大除職予郡以監察御史陳垓論之也 八月丙戌范鍾乞免祠祿不許丁亥督視趙葵辭轉三官凡六上奏詔不允 戊子以雷州所屯經略司水軍頗橫詔守臣節制 乙未詔王疇夏削官一等正其括田擾民之罪 丙申詔大理寺丞林炎對疏狂妄動搖國本奪官三等押出國門 庚子帝諭輔臣曰所在監司帥守輕行括籍多因細事中以淡文甚

而置之死地往往利其財耳真所謂殺越人於貨至於
用刑自有成法今有司率意任情更不遵守條令凡此
皆當禁止可禪明肆赦益加申嚴如有非辜越訴究證
得實必論如律 壬寅周坦言明堂肆赦州郡奉行不
虔有稽遲隱匿文具三弊宜革去以昭溥博之仁從之
甲辰詔戶部嚴革諸路州縣增收多量苗米之弊

高斯得遷浙東提點刑獄劾知處州趙善澣知台州沈
暨等倚勢厲民不報 九月己未朝獻景靈宮庚申朝
享太廟辛酉大饗于明堂大赦是夕雷 冬十月甲戌
朔參知政事別之傑三奏乞歸田里除資政殿大學士

知紹興府

乙亥以應祿謝方叔竝權參知政事

詔

改高斯得江西轉運判官斯得辭免上言臣劾趙善澣等未聞報可固疑必有黨與惑誤聖聰者今蒙恩除乃知中臣所料善澣係侍御史周坦之婦翁賊吏之魁錮於聖世鄭清之與之有舊復與州符沈暨者簽書樞密院史宅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壞法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爲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節若貪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鈍無恥者何異乞併臣鑄罷以戒奉使無狀者章旣上坦自謂已任臺諫而反見攻徧懇同例論斯得同列難之坦計急自上章劾罷斯

得新任未幾坦亦罷善祥等竟罷去 十一月丙午太
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乞歸不許 蒙古萬戶郝
和尚以歲饑出穀千石助國用 十二月辛巳以嚴寒
出封樁庫十八界官楮二十萬令三衙賑軍 是歲蒙
古駙馬蘇布特舊作速不台今改率蘇布特佐太祖創業及取
河南定西域功居多後追封河南王諡忠定

淳祐九年蒙古定宗皇
后稱制元年春正月乙巳皇姪宜州觀察使

孟啓特授慶遠軍節度使進封益國公 庚申詔周世

宗八世孫柴彥穎特授承務郎襲封崇義公 詔兩淮

京湖沿江制帥司行下所隸勸諭軍民從便耕種秋成

日官司不得分收 癸亥知臨安府趙興憲請以沒官
田五百畝有奇付本府創慈幼局以養遺棄嬰兒置藥
局以療閭閻之疾病從之 丁卯許應龍堯諡文簡

己巳范鍾堯鍾爲相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
與李宗勉齊名諡文肅 辛未給臨安府官田三百畝
付表忠觀以旌錢氏之功德 二月丁亥詔刑部及諸
路監司刑獄案卷速與理決仍差屬官往州縣獄審斷
毋令姦胥佗弊濫及非辜 庚子鄭清之再乞歸田里
詔不許 辛丑監察御史朱景彝言刑獄民命所繫請
諭所司刷諸處已奏文案爲限日處分之 閏月癸

卯朔詔安南國王陳日烜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安南國王 趙葵視師旣久屢有奏捷帝思所
以處之鄭清之曰非使佗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
故耶臣必不因葵來遽引退臣願居左葵居右帝從其
言甲辰以鄭清之爲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魏國
公趙葵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應辭謝方叔竝參知政事
陳韓觀文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吳淵端明
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畱
守趙希暨端明殿學士知建寧府 乙丑鄭清之辭免
太師奏五上許之 三月癸酉朔以衛信州旱給豐儲

倉米五千石賑之 癸未以賈似道爲寶文閣學士京
湖安撫制置大使知江陵府 丁亥詔正陽之月日有
食之史官先期以告朕祇畏天戒不遑寧處可自二十
一日爲始避殿減膳徹樂益加內省凡爾在列各務交
修以輔不逮 癸巳詔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巳
亥詔增通泰場眞和州安慶府解額 四月壬寅朔日
有食之 丙午詔卹岳間職修舉除寶章閣直學士依
舊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淮西制置使 辛亥以
福州應天啓運使寅奉祖宗神御事體至重可令西外
知宗兼領免差內侍永爲定式 巳未羣臣三上表請

御正殿復膳從之 己巳鄭清之屢疏乞骸因奏時事
十難曰重相權曰疑國是曰用人才曰延兵食曰守法
度曰革弊蠹曰布公道曰去貪賊曰理財用曰節冗費
詔獎畱之 五月甲戌浙西帥臣趙與憲言本司措置
鹽課請自淳祐九年爲始歲舉職司賞員及職令狀各
一以厲官屬從之 己丑右丞相趙葵辭新命詔敦趣
上道 六月丙寅詔邊郡各立一廟以褒忠爲額凡前
後沒于王事忠節顯著之人並祀之郡官春秋致祀
八月庚子朔同知樞密院事史宅之辭免兼提舉財用
詔不許仍趣條具以聞 丁未詔步軍司支遣匱乏每

年於豐儲倉給米三千石封樁庫給官會二萬貫助其
贍軍 辛亥詔趙葵除拜已久告假將滿今聞欲還長
沙可令沿江制臣疾速差官邀止不許般挈爲歸計仍
令吳淵宣諭赴闕 乙卯廣東提舉司言知潮州海陽
縣陳純仁築堤護田甚廣詔進官一等 丙辰趙與簾
辭免措置戶部財用詔不許 戊午詔今春北師侵邊
呂文德指授將士累策奇功進官二等 庚申知安豐
軍邢德知壽春府劉雄飛有謝步之捷詔各進官一等
九月丙子提領戶部財用趙與簾創置新倉三百七
十萬間貯米一百二十萬石請以淳祐爲名及照豐儲

舊例辟官四員從之 乙未婉容閔氏進封貴妃 丙申太常少卿暫權給事中盧壯父繳回內降所除吳沂直祕閣王國壽軍器所幹官錄黃從之 冬十月庚申參知政事應絳屢疏乞歸不許尋除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 詔臨安府諸路提刑司嚴居民銷鑿見錢私鑄銅器之禁仍下殿步司一體施行 癸亥賜宰臣執政講讀修注官宴於祕書省 甲子四川制置使余玠請交引以十年爲界從之 丙寅肇慶府高要縣令李元瑛貪酷顯著詔削官三等勒停 壬午詔隆冬嚴寒軍人可念出封樁庫錢十八界會子二十萬貫賑之 癸

未詔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甲申調大理寺三衙
臨安府屬縣見監贓賞錢 丁亥浙西帥臣言金山水
軍統制陳霆貪酷激變詔追毀出身文字拘鎖沿江制
司籍其家 是月婺州權守臣鄭士懿言承務郎趙希
楫及其子與忠與慙同惡相濟藏盜賊奪民財挾弟希
禪目睛碎叔祖彥理寶貝棄祖母骨殖搥叔枚夫手指
威使惡黨殞姪崇縵之命絕滅綱常傷殘骨肉詔希楫
追毀出身文字押送西外宗司拘鎖與忠與慙分移千
里外州軍居住 十一月丙申詔都省風厲中外應今
後士庶上書其言真有益於國者必加精采倘涉私邪

也姑畀內祠以便咨訪戊子趙葵罷右丞相兼樞密使
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奉朝請 庚寅
以賈似道爲端明殿學士兩淮制置大使淮東安撫使
知揚州余玠爲龍圖閣學士職任依舊李曾伯爲徽猷
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 是春創新寺於
西湖之積慶山內司分遣吏卒市木于州縣旁緣爲姦
望青采斫鞭笞追逐雞犬爲之不寧三年始落成後賜
爲閭貴妃功德院糜費無筭 夏四月辛丑右司諫陳
垓言改官班引之人先令赴都堂或御史臺各試書判
合理法者許集注如不通且令爲丞再試中方與人從

之 癸卯朝獻景靈宮次幸龍翔宮 五月丙寅朔以
善珊嗣漢王 詔吳淵久歷從班屢更事任茲領江閩
備竭忠勤山寨耕屯俱就規畫除資政殿學士依舊職
任與執政恩數 六月丁酉龍翔宮奉安感生帝及從
祀聖像仍備祭器比附太一宮禮例祈祝 命輔臣申
嚴百司用例廢法 秋七月癸酉左司諫陳垓言祖宗
治賊吏之法具在國史今州縣官吏賊敗或營求脫免
請下諸路制總監司遵守仍許臺臣覺察從之 丙子
帝諭輔臣曰在法詞訴須經次第官司其臺部受詞所
當參酌兩造豈宜遽憑單詞部決致使所屬觀望曲直

倒置可令御史臺戶刑部遵 庚辰詔殷試改用八月

十五日 戊子詔兩淮極邊佗邑人照川廣例令監司

引試書判 八月甲午朔詔戶部嚴革諸路州縣增收

多量苗米之弊 甲寅帝諭輔臣曰和糴本非朝廷之

得已若官司奉行無擾則人戶自樂與官爲市訪聞近

年所在和糴未得朝廷拋數預行多數富室大家臨期

率以賂免而中產下戶反被均敷之害以致散錢則吏

胥減克納米則斗面取贏專計誅求費用尤夥是致民

間所得糴本每石幾耗其半其何以堪可申嚴約束

台州大水 九月甲子朔賈似道兼淮西安撫使 已

已賜進士方夢魁等五百一十三人及第出身改賜夢魁名逢辰 戊寅詔去歲嚴州水患田租其悉蠲之

冬十月丁酉詔訪聞郡邑間有水患細民流移恐致失所可令逐處出義倉米量輕重多寡賑之務在實惠均及 丙午詔曰國家以儒立國士習嫞惡世道所關端平初增諸郡解額寢漕闕牒試正欲四方之士安鄉井修孝悌以厚風俗比歲殊失初意可令逐州於每舉待補人數內分額之半先就郡庠校以課試取分數及格者同待補生給據赴上庠補試其天府一體施行 辛酉詔戒兩淮都統司主兵官今後行法不許輕用脊棍

以傷人命 壬申詔趙葵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湖南安撫大使 詔給度牒千道下臨安府易民間兩界破會 癸酉詔淮西疆場延袤八百餘里近令沿江制司團給耕屯漸已就緒但制閫置司江南相去差遠可令淮西提舉李士達就司空山創司提舉本路山寨甲戌鄭清之再乞歸里慰畱之 辛巳日南至詔余玠任四蜀安危之寄已著八年經理之功敵不近邊歲則大稔旣寢還於舊觀將益懋於遠圖疇其忠勤足以褒勉可進官二等 壬午雷 癸未詔遼殿減膳令諸路漕臣守臣體訪民間疾苦當議優恤 丁亥參知政事

謝方叔吳潛簽書樞密院事徐清叟竝乞解機政不許

先是蒙古太宗愛皇姪莽賚扣舊作蒙哥今改養以爲子命

皇后撫育之一日行幸天大風入帳殿命莽賚扣坐膝

下撫其首曰是可以君天下它日用特按豹皇孫實勒

們舊作失烈門今改曰特按豹則犢將安所養太宗以爲有仁

心又曰是可君天下莽賚扣既長命歸藩邸從征伐屢

立奇功定宗既殂久未立君中外洵洵皆屬意於莽賚

扣而覬覦者眾議未決至是諸王巴圖舊作拔都今改穆格舊

木哥大將烏闌哈達舊作兀良合台今改會于阿喇托圖喇克之

地穆格首建議推戴時定宗皇后所遣使者巴喇在坐

曰晉太宗命以皇孫寶勒們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
今寶勒們故在而議欲它屬將真之何地耶穆格曰太
宗有命誰敢違之然前議立定宗由皇后與汝輩爲之
是則違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誰咎耶巴喇語塞烏
闡哈達曰莽賚扣聰明睿智人所共知巴圖之議良是
孟克薩爾曰立莽賚扣亦太宗遺言也異議者請斬之
穆格卽申令于眾眾悉應之議遂定烏闡哈達蘇布特
子也 十二月壬辰朔鄭清之乞去詔不許

淳祐十一年

蒙古憲宗元年

春正月丁卯皇姪益國公孟啓改

賜名孜進封建安郡王 丁亥詔江浙沿流郡縣刷具

流民口數於朝廷椿管錢米內賑濟仍許於寺觀及空閒官舍居止 己丑程元鳳上言陛下以神聖之資接帝王之統思祖宗付託之重爲社稷久長之圖元正謹始宸筆渙頒懋嘉宗英之賢誕舉錫名之典爰卽公社用進王封于以隆萬世之基于以係四海之望溥天率土雷動驩聲甚盛舉也然資善有堂講讀有官所願博選端方純謹之士增置輔導贊翊之員下至給使服役之人皆有重厚篤實之行使之出入起居無有不正動靜語默無有不善此實千萬世無疆之休從之 詔經筵進講周易終篇講讀修注官各進一秩餘補轉賞犒

有差 二月壬辰賜李璽謚文肅 乙未左丞相鄭清
之等上炁宗寧宗寶訓皇帝玉牒目錄會要丁酉清之
等進秩有差 三月壬申詔諸道制總監司州郡不得
以堂除部注之闕撓越申辟縱元係辟闕若現任有人
亦不許預辟下次仰常切遵守 三月戊寅以謝方叔
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吳潛參知政事徐清叟同知樞密
院事潛言國家之不能無弊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
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念
元老以爲醫師博采眾言以爲醫工使臣輩得收牛溲
馬勃之助 夏四月壬辰賜殿前司十七界會子十萬

貫絹千匹步軍司五萬絹五百匹令椿畱濟給貧乏累
重官兵 已亥以潭州林符三世孝行一門義居福州
陳氏笄年守志壽逾九袞詔旌門閭 鄭清之等上敕
令所淳祐條法事類 帝諭輔臣曰昨覽京湖報程璉
盧氏縣之捷差強人意朕以寡昧服祖宗之令緒兢業
不敢荒寧適值十六七年應酬不暇鄭清之曰自古事
業專在立志謝方叔曰今日實有機會吳潛曰今日事
體漢中爲四蜀之首襄陽爲京湖之首浮光爲兩淮之
首此當在陛下運量中徐清叟曰願陛下益厲自強之
志帝曰內修之事又當結人心貪污官吏爲民害者不

可不嚴加懲哉 王寅帝諭輔臣曰邇事它無聞否邇
邇之民已復業否謝方叔曰近來三邊幸無它警淮民
之遷邇者皆已歸耕其貧甚者聞制司亦少資給之矣
乙巳帝諭輔臣曰積雨於二麥無害否鄭清之曰目
前雖不爲過然得晴則佳謝方叔曰二麥似無害蠶事
惡寒恐少減分數帝曰淮上諸城惟合肥濉濠塹差淺可
諭許堪令其開浚 戊申帝諭輔臣曰近日內引丞相
朕因及祖宗家法之懿者數條如敬天愛民克已節儉
不罪言者皆漢唐所不及朕謂不必遠稽前代只近法
祖宗足矣 庚戌樞密都承旨兼權吏部侍郎陳昉言

尙書省樞密院應劄子非降旨者必先繳進奏請而後施行可謂盡善然樞密院之法與尙書省不同或遇事正急或盜賊忽熾機變倏聞酬應宜速小有需俟關係匪輕請令樞密院自今邊防及盜賊急務且奏且行勿拘常程從之 五月癸酉以久雨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見監賊賞錢 辛巳出封樁庫十八界會子十萬貫給諸軍 壬午詔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復請賊賞錢 六月甲午詔余玠整頓蜀圖守禦飭備農戰修舉蓄力俟時期于恢拓茲以便宜自爲調度親率諸將行邊擣壘捷奏之來族用嘉歎勉規雋功以遂初志

圖上全蜀以歸職方嗣膺殊徽式副隆倚立功一行將士速與具奏推賞 乙卯詔求遺書 是月蒙古諸王

大臣共推莽賚扣卽位于庫騰敖拉

舊作潤帖兀阿蘭今改

之地

追尊其考爲帝廟號睿宗實勒們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古主因察諸王有異同者竝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甲戌帝諭輔臣

曰近聞外間多有關節之說關係風俗不小若不禁戢疊壞世道令御史臺覺察仍下帥漕兩司訪緝究治如律 壬午太白晝見經天 癸未帝謂輔臣曰去歲罷

京學類中欲令四方之士各歸鄉校以課試理校定稍復鄉舉里選之意近覽士著士人投匭之書謂猶有未還鄉井者科舉在近可令臨安守臣曉諭士子早還本鄉所有士著人自依此制行歲校之法其游士出學年久不能赴鄉舉者與赴浙漕試令行考校仍取待補以示優卹 丙戌帝諭輔臣曰諸州間多水旱皆由人事未盡如省刑罰薄稅斂誦通負禁科抑懲官吏之姦察民情之枉可令諸路監司下之郡邑有關涉六事者日下遵行 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倉資強賊劫殺平民湖廣提點刑獄高斯得至有愬其事者首吏受賕

左右之斯得發其姦械首吏下獄於是發其狀黥配之
具白朝省追毀衡老官資簿錄其家會諸邑水災衡老
願出米五萬石賑濟以贖罪衡老壻吳自性謀中傷斯
得誣其盜拆官櫝斯得白于朝且出一篋書具得自性
等交通省部吏胥狀乃置獄黥配自性及省吏高鑄等
初自性厚賂宦者言於帝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
近地帝曰高斯得硬漢安有此斯得力求去鄭清之以
書畱之 蒙古主既立察諸弟長而賢者惟呼必賚舊
忽必烈命以皇弟總治漢南凡軍民在漢南者皆總之
今改開府於金蓮川皇弟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姚樞問

曰頃者羣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樞對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如漢地者乎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異時必悔而見奪不若但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皇弟曰慮所不及乃以聞蒙古主從之 蒙古主更新庶政姚樞張文謙僧子聰旣擇時務所急者白于皇弟呼必賚因得入告子聰爲書以進皇弟其略曰晉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周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千載一時在乎今日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

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定其升黜從前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于民設科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亦以助民民有身家營業闢田野亦以資國用也今地廣民微賦斂繁重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堪以致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

在之民以定差稅關西河南地廣土沃宜設官招撫不
數年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官民所欠債負依太
宗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賠償無名虛契所
負及還過元本者竝行赦免納糧宜輸近倉當驛路州
城飲食祇待宜計所費以準差發使臣到州郡宜設館
舍不得居官衙民家倉庫加耗甚重宜令量度均爲一
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伊喇中丞此指
耶律
楚材耶律亦倫拘權鹽鐵諸產商賈酒醕貨殖諸事以
伊喇舊倫移喇定宣課已不爲輕溫都爾哈瑪爾舊倫與舊
合蠻今改奏請于舊
額加倍權之往往科取民間科權竝行民無所措手足

宜從舊制辦權更或減輕罷繫碎止科徵無使獻利之徒創民害國今言利者眾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殘民以自利也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教令既設則不宜繫因我朝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十餘條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笞箠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爲一法無得私置牢獄嚴禁鞭背之刑以彰好生之德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卽有學竝非官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爲上詞賦論策次之兼科舉之設已奉太

宗皇帝聖旨因而言之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材任用之孔子爲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尙多宜令州縣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敝宜令刷會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太祖皇帝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陰所祐也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遼歷日月交會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歷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卽位頒歷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

史存古之常制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
後世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
繩墨君子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
天下安兆民也當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畫於
至密君子之心一於理義小人之心一於利欲君子得
位能容小人小人得志必排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察
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皇
弟納其言顧一時不能盡行 九月丙寅詔昭慈永祐
永思永阜永崇永茂六陵并成穆成恭慈懿恭淑四攢
宮遇有修奉告遷神御合行事務令檢察宮陵所關太

常寺請降香表擇日依例排辦 己巳朝獻景靈宮庚
午朝饗太廟辛未大饗於明堂大赦 己卯觀文殿大
學士游侶五疏乞歸不許鄭清之辭扶掖凡五奏詔從
之 是秋蒙古都元帥察罕入見命兼領尙書省事

冬十月壬子誥方叔累乞解罷機政不許 閏月丁巳
朔侍御史陳垓言朱熹近世大儒有功斯道曾任浙東
常平使者適值旱歉講荒政立義倉流風善政逮今未
泯帥臣馬天驥規剗書堂請廣其未備招延名儒以重
教育從之 自鄭清之再相程公許屏居湖州四年後
乃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爲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

帝曰朕欲其來召令權刑部尙書時罷京學類申散遣
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
申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一旦忽以鄉庠散選而更
張之令行之始臣方還朝未敢強聒以撓旣出之令今
士子擾擾道途經營朝夕卽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
以五百爲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遊學者得以肄習
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茲誦寂寥遂使逢掖
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佗成士氣也清之益
不樂授藁陳垓使劾公許吳潛奏畱之帝夜半遣小黃
門取垓疏入徐清叟上疏論垓尋授公許寶章閣學士

出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 十一月丙申京湖制置使李曾伯言調遣都統高達晉德入襄樊措置經理漢江南北竝已肅清積年委棄一旦收復詔立功將士官兵各進官給賞曾伯除寶謨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兼職依舊 壬寅以隆冬凝寒出封樁庫十八界官會子二十萬貫賑都民 癸卯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見監贓賞錢 丁未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乙酉詔江東西湖南北福建二廣有災傷瘡厲去處雖已賑卹猶慮州縣奉行不虔可令監司守臣體認德意多方拯救 庚戌鄭清之薨史彌遠擅廢立清之預其謀帝

以其舊學優禮之妻孥納賄屢致人言而眷不衰贈尙書令追封魏國公諡忠定 辛亥召牟子才還朝旋命兼崇政殿說書時并召黃師雍未幾師雍卒 甲寅以謝方叔爲左丞相吳潛爲右丞相竝兼樞密使時史嵩之黃緣復用帝初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乙卯以徐清叟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新知福州董槐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皇弟呼必賚入見以趙璧從蒙古主問璧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蒙古主不悅璧退皇弟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先是

皇弟使近侍托克托治邢州有能名既而驕恣不顧民

彫敝日甚僧子聰言于皇弟曰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

民萬餘戶今日減月削纔五七百戶耳得良牧守如真

定張耕沼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皇弟奏請以耕爲

邢州安撫使肅爲副使由是流民復業升邢州爲順德

府攷異張文謙請爲邢州擇吏劉秉忠請爲邢州易良吏自是兩寧元史世祖紀誤合爲一今從劉秉忠傳

酌書蒙古號僧納摩舊作那摩今改爲國師納摩西域竺乾

國人與兄鄂多齊舊作赤今改俱學浮屠定宗常命鄂多

齊佩金符奉使省民瘼至是復尊禮納摩令總天下釋

鄂多齊亦貴用事 蒙古主召西夏人高智耀入見智

雖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勸免徭役以教育之蒙古主問儒家何如巫醫智耀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蒙古主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 十二月丙辰朔謝方叔等入謝帝降手詔曰昨來竝命往往各分朋黨互持已見交相摺闔陰肆傾排是以猜忌成風眾獎膠轕繼自今勿牽人情勿徇私意以元齡如晦爲法以趙鼎張浚爲戒務爲正大之規以副倚畀之意 丙寅詔吏部四選以下刷具應干淹滯名件竝要了絕違

當重懲

詔游侶依舊觀文殿大學士進官二等致仕

戊辰詔殿步軍兵應歿故累重之家許以子弟填刺

辛未詔襄蜀兩淮極邊竝新復州郡縣及二廣惡弱

去處或遇闕官許令斟酌辟上 壬申詔諸路監司帥

守但干攤賴支蔓冒墨之人竝日下釋之 癸酉帝諭

輔臣曰邊事未息武備當嚴五兵所先莫如弧矢管仲

世衡守青澗日教習射羌人畏之其法可以推行詔諸

路帥闕守臣講明區畫詳議激勵使各自衛鄉井弓弩

箭隻聽從其便 巳卯詔兩淮沿江京湖制司于江北

地分及淮西山寨管內應有官屯民田耕種去處竝令

團結隊伍隨其聚落就中擇眾所服者充甲長任責結
保有警率其所部務從便宜或有疎虞先懲頭目人有
能勵率強壯精習武藝者先與獎勵將來能出力鏖戰
以真命旌賞 庚辰游侶薨輟視朝二日 是歲蒙古
東平行省嚴忠濟入覲以張晉亨從時包鋁制行朝議
戶賦鋁六兩諸道長吏有請試行於民者晉亨面責之
曰諸君職在親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顏咫尺知
而不言罪也承命而歸事不克濟罪當何如且五方土
產各異隨其產而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鋁雖破民
之產有不能辦者大臣以聞蒙古主召見如所言以對

蒙古主是之乃得調戶額三之一仍聽民輸它物遂爲定制蒙古主欲賜晉亨金虎符辭曰符虎國之名器長一道者所佩臣隸忠濟麾下復佩虎符非制也臣不敢受蒙古主益喜改賜璽書金符恩州管民萬戶

淳祐十二年

蒙古憲宗二年

春正月丙戌朔帝戒羣臣曰自今

毋養蠹毋惠姦毋以姑息市私恩毋容僥倖廢公法

詔諸路官司違禁罔利害民事悉罷之 甲午宰執內

幄奏事帝曰救楮事不可緩吳潛可專此責 丙申詔

諸路監司帥守事有關人命連逮者官欠攤涉者僞會

枝蔓者詞人渣繫者咸釋之仍嚴估平民之禁 蒙古

斷事官伊囉幹齊

舊作牙管氏赤今改

及珠格爾

舊作布只

等總

天下財賦於燕視事一日殺二十八人其一人盜馬者已杖而釋之偶有獻環刀者遂追還所杖者手試刀殺之皇弟呼必賚聞而責之曰凡死罪必詳讞而後行刑今日殺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復斬此何刑也珠格爾不能對伊囉幹齊旋持其印請於蒙古主曰此先朝賜臣印也陛下卽位將仍用此印耶抑易以新者耶時趙璧旁侍折之曰用汝與否取自聖裁汝乃敢以印爲請耶奪其印置蒙古主前蒙古主默然久之旣而曰朕亦不能爲此也自是伊囉幹齊不復用 庚子詔二

廣福建江西湖南去歲疫癘州縣戶絕者監司守臣稽其財產卽其族命繼給之遠官身歿家不能歸者官爲津遣 戊申帝諭輔臣曰淮東邊報不一可于江上整妮萬兵以備緩急江面雖已分定三流更須擇將分兵巡徼 蒙古置經略司於汴分兵屯田自庫端取漢上諸郡因畱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皇弟呼必賚從姚樞之言請于蒙古主置經略司于汴以孟克舊倫世哥今改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爲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

戰退則耕屯西起穰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

張異薛氏

通鑑從姚樞傳作憲宗元年
事今從世祖本紀作二年

庚戌詔宰執曰近聞北

騎之來往往儲糗糧立寨柵以爲因利乘便之計守臣
過將欲搜城退守則有老師費財之患欲開關接戰又
有兵連禍結之憂今朕欲于兩淮沿江各令立一項游
擊軍以備不時調遣設若緩急隨宜應援使大軍偏師
擣虛此正李廣縱部曲逐水草號飛將軍之遺意也又
聞邊疆之外皆平原曠野北騎奔突過臣奔有迅雷不
及掩耳之患今朕欲令極邊州郡開浚水道去城百里
之間三里一溝五里一洫使北騎不得長驅而八邊民

亦可爲耕鑿之計此正古者立方田開溝洫以阨戎馬
之遺意也邇防二事久注朕懷茲與卿等共籌之 癸
丑帝諭輔臣方田事且令近城爲之游擊軍當招水步
各半謝方叔等曰容講行之 蒙古張德輝等見皇弟
呼必賚於金蓮川請皇弟爲儒教大宗師皇弟悅而受
之因啓累朝有旨勸儒戶兵賦宜令有司遵行從之仍
令德輝提調真定學校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丙
辰詔增資善堂講官一員丁巳帝諭輔臣資善訓導之
官正要擇人謝方叔對曰進善不特教以章句凡事皆
當訓導使知孝悌知世務帝曰習慣如自然 壬戌詔

曰朕惟明目張膽當言卽言其責在臺諫斟酌劑量可行卽行其權在人主數年以來惟知風憲之必行不俟上章之報可嘗有用之於執政大臣者有施之於端人正士者如此則人主之所欲用者臺諫皆得去之臺諫所欲去者人主不得而畱之不幾於威權浸移太阿倒持乎自今後臺諫毋循積弊有失國體奏疏必俟得旨付出方許報行 廢江灣梅里顧逕魏村古浦五酒庫以都司言帥司爲餉軍勑五庫官吏竝緣漁獵故也 巳巳詔諸路提刑按部決囚徒 丙子置池州游擊軍 戊寅帝諭輔臣賈似道已有淮甸肅清之報不知田

疇尙及種否謝方叔曰兵退在芒種前猶可及也 辛巳監察御史劉元龍言楮幣積輕宜因各路時直令州縣折納純用楮從之後公私交病明年仍用錢會中半蒙古兵復攻隨郢安復京西馬步軍副總管馬榮率將士連日拒戰卻之 三月蒙古主命東平萬戶嚴忠濟立局製冠冕法服鐘磬筍虡儀物肄習 丁亥馬榮復與蒙古兵戰于大脊山詔榮兵不滿千能禦大難賞官兩轉進州鈐帶行閣門祇候 丁未三汊口守將焚蒙古屯積斷其浮梁 蒙古城沔州 夏四月蒙古主駐蹕和林以諸王嘗欲立實勒們乃徙太宗皇弟於庫

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道以太宗皇妃家資分
賜諸王定宗皇后及實勒們母以厭禳竝賜死禁錮實
勒們于摩多齊

舊作沒脫赤今改

之地

詔襄郢新復州郡耕

屯爲急以緡錢百萬命京閩措置給民牛種 丙子置

池州游擊水軍

五月甲申朔禱雨乙酉諭輔臣曰禱

所未應可求之人事徐清叟言土木之役宜省帝然之

甲午以禱雨出封樁庫十八界楮二十萬給散諸軍有

差乙未雨

蒙古主召太常禮樂人赴日月山 乙巳

盜起玉山

庚戌罷諸郡經界從臺臣蕭泰來奏也初

鄭清之奏行經界於六郡會玉山飢民嘯聚言者歸咎

焉 六月癸酉朔盜逼衢州境命孫子秀知衢州子秀
謂捕賊之責雖在有司亦必習土俗之人乃能翦其憑
依截其奔突乃立保伍選用土豪疏奏常山縣令陳謙
亨寓士周還淳等捍禦之勞人心競勸未幾擒賊四十
八人玉山盜平 癸亥賑衢信饑 戊辰帝諭輔臣曰
邇年科舉取士鮮得實學士風人才關係氣數何策以
救之吳潛請於省試額中輟一二十名令有司公舉海
內行義文學之士庶尙存鄉舉里選微意曩時朱熹真
德秀亦有此請 癸酉帝曰近日學校之士本起於至
微不謂其相激乃爾若紛紛不已恐非美證先是三學

諸生扣閤言臨安尹余晦相率出學帝令學官勉入齋
故因輔臣奏事復及之晦爲天錫從子以天錫舊恩見
擢用 丙子大理正尹桂請置小學於禁庭非特父子
之情浹洽亦所以爲事制曲防之慮 戊寅詔賜史彌
遠墓碑 己卯帝諭侍臣曰衢嚴水災江東亦苦雨此
陰盛之應徐清叟曰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爲后舅之故
今宜稍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 蒙古皇弟呼必賚入
覲蒙古主命帥師征雲南 秋七月甲申諭輔臣曰嚴
州水勢可駭移撥之米當賑濟不當賑糴謝方叔言衢
婺廬舍亦多漂蕩宜一體救恤戊子帝問信州水災謝

方叔曰建寧南劔括蒼亦然救恤宜急 權左司郎中高斯得上言曰願陛下立罷新寺土木速反迂旨諸臣過絕哀說主張善良謹重刑辟憂憐士類則天意可回和氣可召矣 庚寅以諸路水災遣使分郡賑恤諸軍計院師輿往建寧南劔國子監簿葉隆禮往嚴衢信登聞檢院胡大昌往婺處合告敕凡一百道分遣有差牟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變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諭大臣息乖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

出內帑賑之 辛丑帝問輔臣三使行日徐清叟言建寧南劍水尤甚師興所將僅百萬恐賑恆有阨帝曰可增五十萬 乙巳帝曰聞福建水傷人頗多徐清叟曰水退之後貧民無以爲生亦有自經溝瀆者聞帥臣陳昉發楮三十萬漕臣饒虎臣發楮五十萬米五千石以賑之請與除豁帝從之其後調九郡苗米凡二十二萬石有奇 右司郎中徐霖疏言諫議大夫葉大有陰柔姦黠爲羣愼魁不宜久長臺諫并追論趙興憲聚斂帝不悅已酉帝諭輔臣曰徐霖以庶官論臺諫京尹要朕之必行殊傷事體已批除職予郡吳潛等請更賜優容

徐霖出知撫州帝慮給事中趙汝騰廷諍徒爲翰林學士汝騰卽去國高斯得言汝騰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飄然引去陛下遂亦棄之有如弁髦中外驚怪將見賢者力爭不勝而去小人踴躍爭氣而來陛下改紀僅數

月初意遽變臣竊惜之

政異宋史趙汝騰傳無貶詞癸辛雜識乃云霖之無忌憚皆汝

騰成其狂霖旣去汝騰亦不自安遂自乞補外此當時不喜徐霖者并諫及汝騰耳今從宋史高斯得傳

八月癸丑朔令戶部下諸路申嚴州郡苛取斛面之禁

已未詔明年省試仍用二月一日以四月殿試先是

淳祐九年臺臣陳垓奏省試用三月殿試八月遠方之士畱滯逆旅至是復舊 謝方叔吳潛乞解機政疏四

上不許 蒙古學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樞等以樂工李明昌許政等五十餘人見蒙古主於行宮蒙古主問制佺禮樂之始世隆對曰堯舜之世禮樂興焉時明昌等各執鐘磬笛簫篪塤巢笙於御前奏之曲終復合奏之凡三終 庚申蒙古主始以冕服拜天於日月山

癸亥蒙古主從孔元搢言合祭昊天皇后土始大合樂

佺牌位以太祖睿宗配

夜異元史祭祀志佺八月十二日是爲甲子禮樂志佺八月十二

一日則爲癸亥今從禮樂志

蒙古方圖征雲南皇弟呼必賚問於

徐世隆對曰孟子有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君人不嗜殺人天下可定況蕞爾之西南夷乎皇弟曰誠如卿言

吾事濟矣 甲子申嚴文武官改正敘復之令 己巳

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四十萬賑行在軍民 丁丑太史

奏將新歷成詔賜名會天歷行之 戊寅再決中外繫

囚以陰雨未已詔行寬卹刑獄 是月蒙古皇弟呼必

賚次臨洮請城利州以爲取蜀之計 九月壬午詔改

明年爲寶祐元年 丁亥詔建西太乙宮于延祥觀左

嗣沂王貴謙薨 庚戌帝諭輔臣近來早朝多奏臣

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反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

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葉大有疏劾趙汝騰以其

右徐霖也牟子才上疏辨汝騰之誣及大有之欺未幾

大有罷言職 蒙古皇弟呼必賚將征雲南軍中夜宴
姚樞陳宋太祖遺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市不易肆明
日皇弟據鞍呼曰汝昨言曹彬不殺人事吾能爲之樞
馬上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旣而師左
次 冬十月壬子朔詔諸路守臣依舊制到任半年條
便民五事及四方利病來上 癸丑以徐清叟除參知
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 嗣濮王善珊薨 甲寅都
省言旣復襄樊宜措置屯田修曲堰詔守臣高達任責
仍令前德安守臣程大元督役 壬辰詔舉將材 蒙
古楊惟中趙璧至河南加意振飭總管劉福貪酷虐害

遺民將二十載惟中召福聽約束福以數十人護衛而
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百姓稱快又有劉萬戶者貪淫
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賂之得所請而行其黨董主簿尤
虐強取民女三十餘人璧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
劉大驚時天大雪詣璧酌酒賀曰下車鋤強雪爲瑞應
璧曰如董主簿者盡誅之瑞應將至矣劉歸卽病卒時
人以爲驚死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
大震余玠率諸將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乃解去
監察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俱罷職霖在撫州寬
租賦賑飢窮誅悍將建營砦凡一月而政舉及去士民

遮道幾不得行

政異癸辛雜識極詆徐霖至云察官蕭

掃地矣案宋史徐霖傳霖治撫州有政績則不得以爲聲名掃地矣今不取

十一月辛巳

朔右司郎中李伯玉劾蕭泰來附謝方叔傷殘善類帝
令伯玉具都司劾御史故事以聞伯玉引張商英故事
且歷數泰來之過詔曰國家設御史所以糾正百官置
宰相所以襄贊機務御史乃天子耳目之臣而省掾不
過一大有司未聞有以庶僚而糾劾御史者近者徐霖
以都司而按大有今李伯玉又以都司而按泰來陰懷
朋比之私蔑視紀綱之地是非輕臺諫乃所以輕朝廷
也李伯玉乃復援張商英等事以文其過若都司可以

按御史則御史反將聽命於都司朝綱不幾於紊亂乎
伯玉可降兩官放罷 牟子才上言陛下更化召用諸
賢今趙汝騰高斯得徐霖相繼劾去李伯玉又重獲罪
善人盡矣 庚寅吳潛罷以蕭泰來論其姦詐十罪如
王安石而又過之也 丙申夜臨安大火丁酉夜乃熄
戊戌避殿減膳 壬寅詔求直言 國史實錄院校勘
湯漢上封事曰往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內則拘
制於權臣外則恐怯於強敵敬心既不敢盡弛私意亦
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戒人言既已玩熟而貪濁柄國
黷貨無厭彼既將恣行其私則不得不縱陛下之所欲

爲於是前日之敬畏盡忘而一念之私始四出而不可禦矣姑以近事迹之定策之碑忽從中出鄉未欲親其文也貴戚子弟參錯中外鄉不如是之放也土木之禍展轉流毒訟牒細故胥吏賤人皆得籍羣璫之勢徹清都之遠鄉不如是之熾也御筆之出上則廢朝令下則侵有司鄉不如是之多也賄賂之通書致之操鄉不如是其章也所以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內陛下尙可復以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以隆寒出封樁庫十八界會子二十萬賑三衙諸軍其出戍官兵之家倍之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余玠素欲革軍中舉代

之獎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世安素結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州士卒之心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十二月乙卯以吳潛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興國宮戊午蒙古大赦徙諸匠五百戶修行宮己未詔追錄彭大雅創築渝城功復元秩仍官其子癸亥以海神爲大祀丁丑立春雷時言路壅塞太學生楊文仲率同舍生叩閤極言時事有曰夫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傳誦之是歲蒙古籍

漢地民戶 金故御史張特立以言事罷歸田里金亡
不仕以易教授諸生蒙古皇弟呼必賚聞其名嘗遣趙
璧傳諭稱其養素邱園易代如一賜號中庸先生至是
復貽書曰白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簪
已賜嘉名今復諭意未幾特立卒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